

### 第三十三课 祖师自传的诚实与自省

〔财旺诺布 17-21 岁（1714-1718）·20 岁丁酉火鸡年、21 岁戊戌土狗年噶陀受戒 | 地点：康区噶陀·赞日岩洞〕

---

上节课讲到才旺诺布，大概从十六、十七岁开始，进入修行的一个新阶段，自然将禅修等修持一直坚持下去。在有些人看来，他年轻时就已通达许多重要法门、修得很精通，又出现许多奇特征兆，本身证量也高、能力很强，所以其实不少人并不赞成他去闭关（觉得他已足够，不必再闭）。但一方面是谦虚，一方面是他对自己要求极严。

他也是非常诚实的人——这一点在他许多著作、尤其自传里都看得出来，里面记录了大量他个人的想法与自我评价：财旺诺布觉得自己有些修行效果不够好，虽出现一些迹象，却还没达到圆满境界，不像过去成就者传记（如各种密传、高僧注记）里那样究竟。他内心因此感到痛苦，想鞭策自己，然而外在因素又让他无能为力、无法照自己的方式去做。他为什么在许多著作里常常批判「转世活佛」这个身份？

因为他厌恶这种身份，认为他反而障碍了自己的修行（这一点前面课程已讲过）。那么他认为一位「转世活佛」应该怎么做？他认为最重要就是两件事：一是至心至力地精进修行，二是讲经、教导、传授「解脱之道」。

除此之外，其他事都不是那么必要。当然，他并非要批判其他成就者的世间善巧——很多慈善事业本就不易成办，毕竟整个修行也建立在人世间的现实之上；绝大多数人一生都在种种烦恼中度过。在这种处境下，想以非常清净、不狡诈、不欺瞒的方式，严格如法、完全按佛法直接的教义去做，确实非常困难。

所以就佛教戒律而言，所谓「利益众生」有时会牵涉一些开遮的规定；而他一生都在以自己的能力、以自己的人际，在各方面尽力多做事。然而由于财旺诺布性格比较内向，又抱定一个想法——不愿随波逐流、不愿迎合世俗——因此一直得罪人：凡要广作事业，处处遇到阻碍与刁难，甚至有人从各种角度批判他、乃至掩盖他的功绩。但这是一种世俗化的悲哀，似乎也无解。

总之，在《信心之海》（即《奇妙信心之海》）里提到：他从十七岁开始从事取伏藏这项事业，产生了一些奇特征兆与缘起，后来也逐渐出现一些预示与梦兆。不过当时他也觉得——因为他最理想的导师贝玛德钦林巴已经圆寂，所以在那个时间点，他并没有能支撑整个修行的依止。也因此，许多取伏藏的因缘都还没成熟。

就在他十七岁时，他资质出色，写下了一份长寿佛的修法与祈请文，叫《长寿修法补阙祈请文·不死妙瓶》。十七岁时，他就已实践这类长寿法的祈请文，并对自己能发现、能观察到这些隐藏伏藏的迹象感到惊讶，但他本身并不特别重视。另一方面，他认为这与世俗相关——当时确实存在一些假冒伏藏师、证量不足却自作聪明、声称掌握「开取伏藏」之类的乱象，令人担忧。

所以在他的传记里，常看到他自我批评。至于「大家都这么做，我就偏不做」这种，表面上像有点反社会倾向，但他所反的「社会」，指的是社会上一切不公正、不合理的做法——大家都习以为常、觉得无所谓，他却说「那就由你们去做，我不参与」。他说：我得罪人也不怕，我就是我；我自己待在山洞里、饿肚子没人管也没关系，我就坚持自己的理念。

这也说明他性格比较直率而固执，做事严格按规矩、不随波逐流，正符合授记里所描述的他的性情。后来这些征兆虽逐渐显现，但它也提到：净相中曾出现莲师等的显现，也得到一些授记，不过后来实际上并没有特别去张扬——他说「我做了很多这方面的事，反正都已放下了」。到十八岁之后，他自己闭关修行了一段时间；之前一段时间没修，是在寺庙里为寺务所累。

财旺诺布本人并不太在意名利财富。他也会想：或许可以建一座寺庙；可寺庙一旦成了团体，就会生出很多事，有时会与戒律或佛法产生冲突——为顺应世俗大众而做，再加上僧团里毕竟还有不少在家人，确实也有一些需要处理、维系的现实问题。他注意到：出家人若不专注修行，便很难集中精力；而各种应酬、人情世故与寺中琐事，让他非常厌恶，不想融入这种团体生活。

但这本身其实也很有深意。事实上，过去许多高僧大德都不喜欢集体生活、都爱独居。他们为什么这么说？

并不是自视甚高，而是：一个人若能自主，一切行为、决定与修行都能完全达到自己所要的、如法清净的地步；可在团体中，就必须依顺集体的决定，不能全按自己的想法来。这正是为什么大多数专注个人修行的高僧，其实并不喜欢集体生活。独自修行时，你可以完全按自己的次第去修，只要是为修行就行；可在团体里，就必须以团体的整体目标为核心。

这也没错——依佛陀所制的许多戒律，很多时候判断一件事的对错，并不只看行为本身，而看祂对团体、对众生利益与影响的大小：利益若极大，有些戒律上的问题也可以开许、可以妥协，很多情况下要随大众的需求来调整。所以过去许多高僧大德也曾发愿：愿来世能好好专注修行，不必在这样的团体里担任种种职务。尤其像龙树菩萨，也曾多次发愿愿能专修，不必担任寺院执事职务——祂认为那会浪费大量时间。

当然，利祂与护持佛教都是有益的；只是对修行而言帮助有限，而事情一旦没处理好，因果也很严重。权衡下来，所获利益其实有限，却很容易因此造下重业。所以与其如此，不如自己专注隐修——过去许多成就者的例子都体现了这种取舍。

总之，财旺诺布因为太了解寺院僧众的这种生活方式、不喜欢，后来便想离开，去圣地闭关修行。祂说自己虽也希望这样做，但周围仍有一些不太好的恶友，让祂想修的许多事一再被打断、中断。十九岁那年，祂终于在一些圣地里简单作了闭关，也出现了能开启伏藏门的迹象，但祂有点懈怠、懒惰，受到阻碍与影响。

文中祂没有明写「这位同门对我做了什么」，只简略提了这段因缘，说因此没能圆满一些事。尤其讲到伏藏师时——伏藏师从伏藏中取得的成就，占了修行成果的很大一部分。而且取伏藏并不是「海盗」那样：拿张藏宝图、进山洞挖宝，没那么简单。

祂需要很多缘起和合才能开取。即便成就者本身能力很高、得了很好的授记预言，只要周围人对「求吉祥缘起」这件事心念不合，或在取伏藏过程中言行举止的缘起出了岔子，就会障碍伏藏、无法开取。所以若我们的上师本身就是一位有福

德、能开取伏藏的导师，我们在这位上师座下做事，言行举止就要格外谨慎——这一点非常重要。

有时我们很难察觉自己是否在某处落于烦恼，而因烦恼、争胜而做下的一些小举动，都可能成为障碍伏藏开取的缘起，罪过很重。反过来，若身边有能开取伏藏成就的人，自己的行为能一直如法、非常重视持守这些规矩，再加上自己修行、持戒清净，就会有巨大的功德，促成伏藏得以开取、缘起得以成办。也就是说，缘起若顺，结果会非常理想；若因妄语等坏了缘起，后果也很严重——要么得大恩惠，要么得极重果报。

所以人人都要非常小心。后来祂也进一步解释了开取伏藏的缘起：由于某些原因中断、又出现许多障碍，乃至还有人以非法方式去诱导、去阻碍。然而尽管如此，祂内心始终不断虔诚祈祷自己的上师，也深信因果。

祂说：无论发生什么，我内心都不会被恐惧、也不会被希求这类分别念所动摇。虽然有些开取伏藏的因缘尚未成熟，但我自己的心并没有动摇。这既是警示，也是提醒与教训；祂认为这样也挺好，这正是它的可贵之处。

祂并不说「我没能开取这伏藏，都是你们的错、你们理解错了」——祂没有这种想法，而认为这一切都是缘分，心里放的就是平常心。后来在《掌中莲花》这部自传里提到：二十岁时，祂来到著名的圣地赞日神山，在赞日金刚岩洞进行闭关。这次修持比较顺利，达到了圆满——无论是本尊咒数还是其他修持的数量都圆满了，并出现了「本尊摄受」的征兆。

至于遣除障碍等这些顺缘、这些「境」「境界」的状态，祂说最终其实还没究竟完成——看得出祂的目标就在于此，不管是数量还是其他方面，总觉未臻圆满。从这里也能看到：有没有一位根本上师来指导自己的修行，非常重要。即使像根桑仁钦（即后文的贡桑仁钦）那样天生具足卓越能力、成就极大的人，「本具能力」与「有上师系统指导」也是两回事。

而在祂自己的根本上师圆寂之后的这几年里，祂虽做了非常多次短期闭关，实修中却遇到很多困难。祂在许多著作里表达了对这段时间的感慨：觉得浪费了很多时

间。因为他在自传里也涉及一些问题——那几年他其实并没有直接从一位在世上师处得到这样的指导；虽然有时能在特定情况或修行中，亲见自己已圆寂的上师、得到加持与授记，但这跟上师在世时相比还是差很远：上师在世时，有问题可以直接请问。

生活中一些无法解决的事、需要上师帮忙处理、消灾解厄，固然有时是必要的；但最重要的，是透过依止根本上师去学习、修行，从而获得解脱之道，以及道路上一切实修的指引——这才是最关键的。因此许多高僧也告诫弟子：不要把「根本上师」当成随便的、不重要的老师，更不要把上师当成看风水的、算命打卦、做「经忏」超度的师父。因为当今社会，大多数人对根本上师的关注，更多放在信仰层面，而较少放在实修上。

大部分人去见上师，无非三种事：看星象、算命，以及做「经忏」（超度佛事）。祖师说他自己也一样，以前也曾发心：希望能完整传承法门、以生命来换取教法与承担这个身份，把这些佛行事业的兴衰扛起来。可当他回顾时，却觉得自己现在更像一个「江湖郎中」——他用这种方式自嘲，其实也是对上师之道的一份珍重。

接着他又提到另一件事。在空行母法的闭关中，出现了「未来有望成就」的好兆头、名声显赫的征兆，也得到一些授记，以及甚深智慧空行母的一些传授。而在密慧佛母的大法（仁真传承三根本中空行部的秘密法门）里，他提到一件相关的事——这部《密慧佛母》的祈请金刚歌，名为《大乐云聚》。

他讲了自己写这首祈请文的缘由：大约二十岁、秋季时，他在河边打坐，尤其到了后半夜，金刚瑜伽母的示现特别明显——清晰地现为一位普通女子的身相，向他劝请，请他记录下这些空行母的法门与仪轨。于是那时，才旺诺布才创作了这首即兴的《大乐云聚》。在《密慧佛母》的仪轨里也提到，同样是才旺诺布二十岁左右，金刚空行现女子相、以密语劝请；他在（藏历猴月）初十莲师会供日的夜晚，略略明现了智慧空行的一些征相，因这吉祥缘起，便编写了《密慧佛母心髓之荟供轮·福德广云》这一仪轨。

当时负责记录的人是一位叫多杰潘的人(大取藏上师的主要总管)，一位信士。在才旺诺布的仪轨全集里，还有一部名为《耳传空行藏库金刚藏要法类·胜义明点智慧密意光明相》的念诵瑜伽金刚歌，是祂约二十一岁时，于妙鹫山顾瑟屋堑寺所撰，署名「贝玛诺布之转世才旺诺布根桑沃瑟(寿自在宝普贤光)」。尽管祂表现得非常谦虚，说自己修得不好、闭关也没闭圆满，但从祂留下的这些法与仪轨来看——表面上祂似乎已达相当高的境界，实际上祂早已证悟。

从这些相当高的指标、从仪轨的内容与口诀来看，都明显可见。下面谈才旺诺布二十岁到二十一岁之间的一段。这是一篇较短的自述，叫《未造作本初的诳语——持明者才旺诺布幻相虚妄之片段记述·罪业之河》。

里面讲：虽然才旺诺布在境界上有所提升，也说「我通过莲师所传的这些伏藏法而获得授记，也知道这些伏藏法门极为殊胜，许多传承上师与众多空行都不断劝我应当修持、精进运用」，但由于祂仍在寺院，只能出去做一些短暂闭关，最终还是得回到寺院。当时寺院里的情况是：要办很多事务——有些是实际的纷争、有些并非纷争，总之是利益世俗众人之事，比如担任调解人、去调解各村之间的纠纷。

每年都有很多村庄、每个时段都有大大小小的活动与仪式，祂都得去办理、亲自参与、去修法；再加上寺内僧团的种种事务，繁琐复杂。于是祂只好在寺里等着、承担起这部分责任；虽很无奈，却不能违逆寺院的指示。此外，伏藏的「授记」也值得一提：在真正传授之前，大部分授记预言都属秘密，它也无从得知、无法向人透露，所以没人知道祂所得的这些授记与预言。

祂本可以向自己的主要上师禀明这些，请上师安排让祂专心学修、别让祂去操办这些琐事；另一方面，祂也非常重视规范与程序、遵守戒律礼仪。考虑到现实处境，虽然对世俗应酬祂完全不屑，但对与佛教相关的戒律、寺院的寺规，无论是上层执事的指示还是本分，祂都非常尊敬。后来我细读了这些往来书信：祂不管日后地位有多高，凡涉及戒律、尤其涉及身份的问题，都非常重视。

对「三昧耶戒」这种严格持守的规定，祂一方面……别解脱戒也好、具足戒也好，以及寺规这些外部的约束，祂都非常尊敬。这其实也是祂的一大成就，只是很

少有人注意到。因此这时衲只能暂时放下自己原本的修行，任务是帮寺院处理这些事——各种琐碎杂务。

可衲心里仍觉遗憾。衲说:如果我能非常认真地实践这些秘密法、掌握这些伏藏修法，本可惠及更广大的众生；然而现在却因这些琐事被牵绊，延缓了广大利益佛教与众生的共同事业。从这部分看，衲自己也觉得可惜。

衲一生——不管到二三十、四五十岁——都常常希望能专注修行，但大家总来找衲帮忙解决各种问题。所以，虽然我们认为才旺诺布在调解纷争上贡献巨大，衲自己却并不觉得这有多了不起。衲认为像密勒日巴、冈波巴、那洛巴这样的大菩萨，终生在山洞里闭关修持——那种圆满的解脱，才是佛教修行最理想的方式。

衲一直希望能这样，却始终没找到合适的时机。在《信心之海》这部广传里，也提到衲二十岁到二十一岁之间的事。这时衲正花时间学修普巴金刚法。

这里说的是藏历「火鸡年」、大约一七一七年，当时才旺诺布刚满二十岁。衲又开始修习普巴金刚，并亲身经历、印证——据说衲修持已久。衲认为普巴金刚是一种法力强大的法门:无论谁来修都应专注；若如法而修，所需时间较短，便会现起许多征兆。

所以才旺诺布在许多传记与自述里，都高度赞叹普巴金刚。比如在《信心之海》里，衲特别提到:普巴金刚在一切本尊坛城中，汇聚了一切佛菩萨的慈悲与事业于一身；并赞叹普巴金刚犹如天上的日月。衲也被视为莲师与佛父佛母最重要的本尊。

衲说：即便没有花很多时间，只是偶尔念诵此咒，那力量也足以克服天龙夜叉的种种障碍；若能专注长修，要成就其实非常容易。衲如此特别地赞叹普巴金刚。而在一些传记里也提到，衲修普巴金刚、得到加持与威力之后，期间还去做了一些调解——这涉及一段纷争，先按下不表，我们看另一本传记《山谷妙药》。

里面也提到:才旺诺布二十岁时正修普巴金刚，当时的情形是，寺院的座主仁波切正好去了他方。衲心想:座主远行，我若不去拜见、求加持，恐怕显得傲慢不敬。于是衲出关前往拜见。

上师及有智慧的道友都劝他闭关不宜出关；但他说这是自己胆怯所致——如今有些人对恩德深厚的根本上师尚且执守我见、无愧于心，他不愿如此。他认为「不去拜见迎接」就等于失礼；为强调「尊师重道」，他特意从边地出关去拜见上师。可当他去时，那位上师及师兄弟们也劝他：「你现在正在闭关，要当心，不必特地出来。」

」但他自己觉得这是应该做的事——他说自己比较胆小、不敢轻易造次，所以还是觉得应该去拜见上师。那么这种「胆怯」具体指什么？正是出于对三昧耶戒、对上师恩德的敬重，才生起这种「胆怯」；而这种胆怯，其实是一种最大的勇敢。

我们常说人要有自信、要有勇气，这在处理某些事时用得上；但撇开这一面，一个修行者必须以戒律、以三昧耶戒为优先。关于因果报应、关于这些戒律，三昧耶戒同样适用于许多情形，我们都要依这一原则行事。我们不能把「违犯戒规」当成一种勇敢。

当然，这方面我们尽量避免多谈；也就是说，遇事要顾及各方、沟通协调去解决，但不能为了私心私欲、为了自己的烦恼，而刻意以「开遮破」的名义去破戒。才旺诺布也提到：我的上师对我有极大的恩德，他教了我这些法、给我指示了解脱道——这种恩德是世间一切恩德中最高的。因此，为了取悦这位上师，我宁可承受他人的批评，甚至打破一些既有的规矩。

他并没有明说「这样做就一定对」；他自己也担心大家会误解——比如未来会出现这种情况：本来默默无闻，忽然一下脱颖而出招人非议。一方面，他希望大家能理解、尊重上师，也希望大家在戒律上懂得取舍。所以他一再说「因为我比较胆小、我不是个勇敢的人」——用这种方式来表达。

其实这句话是要表明祖师对戒律的理解与态度：那种严谨、一丝不苟。他还提到：他自己也知道，在闭关期间为非修行之事而擅自出关，并不是好事；因此别人劝他「你现在闭关不该出来，这样不合适」，他也听到了，而且认为大家说得对。所以他接着说：除了这次，以后一定要给自己立定目标，不要因各种缘故或阻碍而中断闭关修行。

后来祂又回去继续修。虽然没特别散乱，但它觉得自己对一些内在的义理、道理还没完全理解透彻；因此它也反省这段修补的过程本身——有些地方它觉得不够如法、不够清净。这可能只是某种病魔的先兆，或是障碍的显现。

修持中，它梦见自己拿着一支九股金刚杵，而那杵上似乎缺了一角(缺了一股)。祂并不清楚这是不是某种明确的征兆：或许是灌顶上师有所轻忽，或许是生起次第松散之兆。在祂所用的这种本尊身相观想的修法里，种种境相经修饰后仍显得不够圆满、不够明晰——因此祂似乎得到一个预示。

所以这一部分需要重点留意。也就是说，祂掌握了这门法的一些关键部分，却有些缺漏、缺失——或许是所受指导中缺了某一段关键。祂也有些怀疑，但后来这件事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

简单总结一下：文中提到「当年」在洛萨那个地方发生了内讧，由此引出许多纷争。于是有很多人来请求调解。因涉及一些特定要求，无法在内部深入化解，便特意来请祂协调这场纠纷：想要化解，就必须在充满信心的氛围中进行(里面讲得稍详)。

还有一个叫伯杂的地方——洛萨与伯杂这两方人民之间发生了冲突、乃至交战，算是一场部落之间的小规模战争。在大家的劝请之下，祖师便去调解这场纠纷，最终促成双方坐下来好好谈、化解了争端。祖师又说：只要一有空，祂就抽出时间作七天闭关，尤其修持空行母法；修中祂也如愿成就，并且自知在适当时机将自然获得声望与财富。

有一次，祖师在梦中——祂说：「梦里我见到约一肘高的十一面观世音菩萨，以及白色忿怒莲师。」祂并以意伏藏的方式，于自性中取得《空行母口传净相密道》，记录在一张白纸上。也是在此地，祂遇到了一位叫根桑仁钦的成就者；据说根桑仁钦是——是赤松德赞王时期书法家登巴才芒的转世，现世为一位隐居的成就者。

祖师从祂那里，得到了《炽慧忿怒莲师》与《明界心要》等伏藏法的灌顶与口传口诀。关于登巴才芒——在蒋贡康楚仁波切的《一百零八位大伏藏师传》里也提

到，据记载，这位人物大约生活在公元八世纪中叶，与赤松德赞王同一时代；出生地大概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德格丹阔一带。之所以称他为「丹玛」，是因为他出生于康区一个名为「丹」的地方；而他真正的名字叫才芒。

在书法艺术上，他是当时最杰出的代表；《莲花生大士传》与《桑耶寺志》中都提到他。据传记记载，他是一位担任翻译的学者——他本身也是译师，但不属大译师、也不属小译师，而属于第三类，可称为辅助译师。后来他向莲花生大士求法，成为莲师弟子，得了许多教授；最终领悟真谛，获得总持陀罗尼的能力——无论何种教法义理，都能持而不忘。

这些内容大多是他亲笔所写。他当年亲手写下的书法作品，如今已极其稀少；若还有，便被视为珍贵圣物，通常供于显位。不过现在仍有一些寺庙、一些成就者手中，或有人收藏着登巴才芒(即「丹玛才旦」)的书法作品。

「丹玛」「才旦」与「仁钦」的转世，都与他们的家族相关。祖师从许多上师处学得丰富的教法，甚至也得到大圆满生起、圆满次第等法脉——这些都被毫无保留地传给了他，如宝瓶倾泻一般，公开承认他为心子。根桑仁钦也是他最慈悲、恩德最重要的上师之一。

而在另一部传记《山谷妙药》里，文中还提到：后来他作了金刚亥母的七日闭关修持；经过修持，似掌握了一些甚深法要，也在梦中多次到达伏藏埋藏之处、得到取伏藏的授记(何处可取、其源流为何)。但当时还有许多其他事务干扰，所以他只是简略记录，却无法真正去执行、无法安排时间去完成这些取伏藏与佛事。因此他说：那段时间他并没有责怪别人，只是说，也因为自己比较懒散、不够精进，许多事无法真正成办。

他心里很难过，当时便唱了很多类似的无常道歌。如今我们在他的诗歌传记里，能看到很多这类无常道歌；有些标注了写作时间，许多则没有，所以这一部分很可能就是这几首歌。当时还发生了一件事。

好，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再继续。如是智慧正遇之微光，驱散此处魔霾、这一片净土；如是生命喜缘盛绽放。无始千种妙善，赐予大众持莲师传轨、续教口传；讲经修法之时，自在转轮王掌管并守护「大密胜法」。

喜悦双足坚如金刚，上师三密不衰，住世百劫；调伏事业遍展诸方，内外障碍、真相不能妨碍；愿善妙吉祥辉耀于上上地。刚才讲到才旺诺布在这些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后来我注意到一些迹象——祂在禅定中、或这段修行里，预见到即将发生战争、动乱等负面征兆。虽然祂说当时已注意到一些相关迹象，却实在没时间精力去关注。

祂没深入分析这些征兆；不过祂也在梦中梦见许多未来将发生的重大灾难——这类事太多，一直缠着祂。祂还得到一个预言：如果祂在二十五岁之前能深入修定，便可成为如莲师心子般的成就者。这代表祂在这方面本有一项显著成就的可能；可当时确实杂事缠身，无法严格如此修持，后来这些征兆也逐渐消失了，实在可惜——因为没能照预定计划去做。

虽然祂并未明确意识到这些「必须去做」，但那一年，寺庙有很多施主，这里修法、那里做法会，又要帮人处理各种复杂事务，比如消灾除障等，非常繁杂。尤其寺里住持、管家的要求与催促。祂说自己很不愿意做这种事——祂主要想透过修行去帮助他人修法；可又不能违背寺规，只好去帮着做了一些修法，帮一位施主、一位病人去修法。

也不知是否因太劳累而免疫力下降等缘故，总之后来祂外出办完事、回到寺庙时，染上了疫病。这应该是麻疹（我查了一下，不是天花，是麻疹）——它感染了麻疹这种传染病，连走路都很困难，之后病情逐渐恶化，几乎接近死亡。祖师说，当时祂其实并不惧怕死亡；但那些负责寺院管理、服侍的执事们，觉得祂忽然生病、竟染上这种病，认为很糟糕，便对祂有所指责，斥责了祂一番，让财旺诺布内心非常痛苦、难以言喻。

祂觉得自己总把精力浪费在许多不重要的世俗事务上，没法去做真正有意义的事，还遭受种种麻烦困扰，觉得这实在没必要。所以在《山谷妙药》里，祂在这种

处境下发了一些牢骚——但这并不代表祂真在抱怨。祂说：当时祂在这寺庙里，座主仁波切虽以慈眼护念祂、特别蒙受灌顶法缘之恩，然而如今有些转世者，到寺后受宗支、僧众、弟子、施主的爱戴敬奉，祂却全然没有。

祂说：如今确有许多转世活佛，进寺后都受自己家族拥护，或受自己所领寺庙（即弟子）的敬爱支持；而财旺诺布当时身处寺中，却什么都没有——寺里没有祂的家人支持，僧众也不信任祂，祂既无弟子、也无护持祂的功德主。祂说：尽管身处这寺庙的僧团中，祂却孑然一身、孤单一人。但祂声明自己并非乱说——当时的情况大家都清楚，寺内众人也都知道祂在寺里就是这般处境。

祂觉得这不是社会、寺庙有多不好，总之情况就是如此；祂发现一些事，觉得不太好。财旺诺布说：如今有很多转世高僧，祂们确有一些观点，不容易让人质疑；也确实有一些人存在问题，坦率说确有此情况。祂提到自己曾对一些有争议的转世活佛身份作过审视，也难以尽信。

不过祂认为：任何人，若你根本不相信此人是转世活佛，那你最好别去请祂——既然不能信任，又何必邀祂进寺、还得去表态支持、去请祂帮办宗教或事业？祂说：既然已不相信，就不必勉强；真正的转世活佛，也不会需要你去勉强供奉。而且这些事本不必你来做；可若对方有疑虑、又还要你去周旋，那就没必要——到头来往往双方不欢而散，徒增困扰，不如一开始就别请。

祂说：如果你们真有决心、真为求佛法，那一切都会顺利；为整个僧团的利益，既已决定请一位转世活佛进寺，那么无论如何，自己这一族、还是僧团，都应尽最大努力去侍奉、护持——支持这一决定，本就有充分理由。不过祂也说，这些都需要相应的保障；至于该不该去做，祂自己也不确定。祂还谈到：所谓「行善」——不是指世俗那种谈笑、骄傲、优越感，不是沉迷喝酒、骑马、游戏、忽视因果这些。

若把这类行为当成一种善行或护持，表面像做善事，实际上却成了堕入恶趣的垫脚石。那样谁能从中受益？似乎毫无好处。

祂还提到:虽然去护持、去布施衣食财物,或说些赞叹的话,从世俗看似是好的,实际上并没那么好。作为一位上师,真正有意义的事,是引导众生学会为自它二利、成就圆满菩提。若人人都能怀此愿、走这条路,那就是解脱。

如此一来,即便只是粗劣的饮食、御寒的破衣也足够了——世间财物如梦,何足贪着?祂说:因此祖师认为,祂从小就从未因修行、学佛而感到厌烦;祂非常清楚地了解因果报应,非常重视三昧耶戒。因此祂一直把心志导向佛法,重视实修成就、严守三学清净,也常自勉、勉励他人真心修行。

祂认为:作为一位上师,除了以刚柔并济的方式劝导弟子走解脱道、达到证悟、领悟实相智慧——这才是真正意义上最大的功德与利益。这才是真正的好结果。至于一些传承或教法,也可以透过介绍弟子去别处求得——就像我们宝上师一样,会为弟子邀请许多僧侣高僧、探讨各教派的类似法门;同时也重视弟子持守清净的三昧耶戒。

祂认为这样才是真正的好。然而,若只是让大家看起来都很快乐——像每天聚会一样吃喝玩乐、不断彼此吹捧「你真棒、做得真好」——祂认为这样的人不适合当老师。而祂心目中「理想的老师」,祂认为当时就已很罕见,如今愿这样做的更是越来越少。

但祂相信,当时确有一些高僧高人是如此。祂说自己也曾有过类似的想法,可整个大环境、整个社会既然大家都这么看,祂们也只能随顺去做。祂说:当我认真指导、严格要求,教大家如何修行时,大家都不感兴趣;后来我一开玩笑、讲些是非八卦,大家反而都听得很专注。

此外也有一些上师会讲课,具体到修行,我会直接建议学生:这样不可以做、那样不能做,怎样才是真正的修行。若能如此,其实能帮修行者最快达到目标——就像走长途时抄直路,可避免许多绕路;可惜愿意听的人非常少,大家宁愿绕弯路走十年半载,也不愿乖乖听一句话、尽快趣入修行境界。这正是许多前辈高僧都感到的一种悲哀。

在祖师广传《信心之海》里说到：明年、也就是「土狗」年——这里应是有误的：我看藏文写的是「火狗年」，但「火狗年」这个说法时间不对（那要推到几十年后），所以应是「土狗」年、隔一年——藏文本身就写错了。总之是「土狗」年、一七一八年。那一年，他遇到了被公认为印度最杰出成就者吽生持明转世、名声在外的索南德赞大师——他正是龙萨宁波大师的亲子，也被认定为敦都多杰大师的直接转世，也是噶陀派认定的第一位转世活佛。

他在索南德赞大师座下受皈依戒、居士戒，得法名索南特秋丹增班藏。就在这时，索南德赞大师还向他传授了大量法门，包括「上师顶冠」等教授、观音菩萨修法，以及《炽慧忿怒莲师》等的智慧口诀，全部毫无保留地传给了祖师。他也被视为索南德赞最亲近、最重要的心子之一。

至于索南德赞大师本身的著作，以及后人对其著作的评价——祖师特别强调了他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善良与慈悲。也就是说，无论是贝玛德钦林巴大师、还是索南德赞大师，或其他众多根本上师，在他们的自传或后人的评价中，这些都被认定为他们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正是这份慈悲，培养出了像才旺诺布这样成就卓越的人。在《掌中莲花》这部传记里，他还提到时间安排上似有出入：这里写的是，二十一岁时他依止根桑仁钦。

财旺诺布说自己二十一岁起就一直与根桑仁钦共事；他谈的是二十到二十一岁之间的经历，而《信心之海》也涉及这段时期——两年的事合在一起讲。所以他说，他是在二十一岁时遇到根桑仁钦大师；主要在二十一岁时，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位——名叫登巴才芒（丹玛）的书法家转世。此外《掌中莲花》里也提到：他不仅得到许多传承教授，这段时间也进步显著。

除了从索南德赞大师和根桑仁钦大师处所得的这些法脉，那一年他也被智慧空行母摄受，经一系列引导，出现许多令人振奋的征兆。他也寻得少量物伏藏，只是不能说「很多」；然而因种种外缘与自身原因，后来这些又都失去了。此时，在这些境相中——他亲见了普巴金刚，而且这次非常明确、清晰地实现了。

他说这次亲身经历所带来的感受，与以往体验截然不同。此外这部书也提到：说实话，若这时才旺诺布不去做这些世俗的协调事务——那种看似普遍适用的责任——而是专注隐修，反而会让这份功德与善行传得更广。然而这些外缘极其复杂，以致这种「深层缘起」已无法挽回、无力成办那最圆满的修行。

在另一篇较短的传记——才旺诺布的《未造作本初的诳语·罪业之河》里，他讲了一个小故事：在修持与上师加持之下，他对这些「如来藏性」的特质、对「义理」已有初步了解，也出现了一些较深的体验，以及智慧增长的迹象与一些非常规现象。有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骑着一匹马，来到一座破旧的寺院前；他从马上望去，从这座破败的寺院里走出许多奇形怪状的人——有些穿着出家人的衣服，神情举止却似乎面带愁苦、令人不悦；也有些女子，穿着相貌都很独特。

有些是腿脚残疾、行动不便的瘸子，有些看似有视力障碍的盲人，有些像乞丐、衣衫褴褛，像妖精之类。忽然，他马旁出现一位女子，象是他的侍从，对他说：「这些是九兄弟鬼，请你收服他们。」于是才旺诺布便入于忿怒尊的禅定，现起大黑天骑马之相，以心力手持经书压在他们头顶，以猛烈真实力约束他们。

这九兄弟鬼畏惧才旺诺布的禅定威力，便完全依附于他，承诺誓不违逆、愿献上心命，并念诵「呀达日杂、呀达日杂、玛达日杂……」等咒语——然后他从梦中醒来。这是才旺诺布在梦中不断行种种降伏、利益众生的示现。这也正是《入菩萨行论》中所说的：一位真正具「大菩萨」境界的人，不必按我们所认定的方式去行善；真正大菩萨所带来的利益，并非我们肉眼所能直接观察。

我们总以为「必须看到那种效果、必须是慈善事业、一定要去救助穷人」；可真正的菩萨行，达到菩萨的果位后，连他饮食起居、乃至梦中的每一个念头，都清晰地成为利益众生的因缘——这种修行，并非仅是表面的宗教活动。如果我们以「只看表面善行」来判断，那全世界的慈善家岂不都成了大菩萨？那就等于人人都不必修行、慈善做多了自然证得菩萨果位——绝对不是这样。

他指的是一种彻底的内心转变、一种透过提升内在境界而达到的成就，而不只是关注表面行为、表面善行而已。在《才旺诺布全集》里，他后面也提到：那时我二

十岁，他的上师邬金南卓——因为邬金南卓提出了请求，才旺诺布便向他呈上自己所作的一篇作品：一篇赞颂，对应一份请托。这是在噶陀、依索南德赞大师的要求，才旺诺布为当时一位圆寂的成就者所作的转世祈愿文与供养曼达祈愿文。

我这边没查到这位成就者的具体身份，也不知这篇写给谁——因为原文没留下标题。文中提到一位「玉扎娘波大师」的化身，是一位成就卓著者；玉扎娘波大师是加纳大师(加纳固马)的重要弟子之一。他或许已证道；那么索南德赞大师，便请才旺诺布为这位成就者写一份转世祈愿文。

这首也收在才旺诺布的全集里。当时大约是夏季、结夏安居期间，才旺诺布似乎正在组织一个活动，主要是展示噶陀寺的代表性圣物。在瞻仰这些圣物时，他内心深处获得极大信心与深刻体会，便写了一篇关于「七支供」的文章，措辞非常优美。

其实这也可用于一般修法之初——我们通常先皈依、发心；这七支祈请文正可用在一切仪轨流程的开头。这种七支祈请文有多种形式，而才旺诺布所写的这一篇，可用于所有仪式的开端。后面《信心之海》广传里也提到：在那年农历新年(这里也用「火猪年」来称，但其实应作「土猪年」——土猪年即一七一九年，隔一年，才旺诺布二十二岁)。

当时他第一次开始传法。据说有七位对此有信心的信徒向他求法，他便第一次开始向大众传授，这是他传法的目标。在《才旺诺布全集》里也提到，同一时期，才旺诺布特地写了一篇转世祈请文——这篇「转世祈请文」其实是他前世上师贝玛诺布大师的传记，以诗歌、偈颂与散文的形式，记述贝玛诺布的一生及他所表达的愿望。

主要原因是，一些弟子因对他的信任，主动向他求请，他才因此开始写这篇祈请文。而如今，他的上师本人——即宝上师本人——也写了一篇自己的祈请文，那是先前在尼泊尔，一些僧侣与信徒所请。这类祈请文大多可用于修法：在开头或修法过程中，加入念诵上师祈请的段落；许多传承祈请文的结尾，还会再加上自己上师的传承祈愿文。

很多人都这样做——在修法时，若条件允许，念诵上师祈请文，对自己的修行会有很大帮助。所以从另一面说，也可以认为：才旺诺布在宗教事业上的实际贡献，是一个开端，也是「转法轮」的开始。写这类祈请文，需要极真诚的信心；当因缘不足、众生信心不足、尚未到一定阶段时，他们并不愿写这些——写祈请文并非为炫耀能力或标榜地位（比如「我是某人转世」这种），而是真心希望把这位上师视为一生最重要、最忠于的对象，一生跟随、始终如一。

这是一种以境界为修行的方法。若有人怀此信念、如此祈请，这位上师才愿意为其撰写这样的个人祈请文。祂自己也常自嘲：虽然我本人并没有什么特别经历，但因为大家非常有信心、不断劝请祈求，也就是为满足大家的需求（而这种修法才刚开始尝试，效果还不明显）——这是一份请托。

不过祂认为，贝玛诺布大师犹如珍珠璎珞般珍贵，而自己则如地上的石头，根本无从比拟。祂也承认自己「很不好」、毫无功德可言，自责道：「我就像一滴水，却想把自己说成滔滔洪水、汪洋大海；我明明是个卑微不起眼的人，却想自称如象王一般——真是愚中之愚。」祂用这种方式自嘲。

这一面说明：真正的成就来自内心的力量；而祂对自己修行方式的这种批判，当然也是一种谦虚的表现。这也是一个教训，我们应以此为戒——就算是像才旺诺布这样的大成就者，也这样对待自己。当然，该激励自己时要激励，并尽量不让烦恼占据自己。

好，二十二岁之后好像还有很多，其中有一篇是关于二十二岁的——我们把这个留到下节课讲。好，今天先讲到这里。